

职务

子非鱼 著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职责

子非鱼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职务 / 子非鱼著. -- 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
2012.1
ISBN 978-7-5399-4440-1

I. ①职… II. ①子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070422号

书 名	职务
著 者	子非鱼
责任编辑	黄孝阳
装帧设计	南京筑书坊 尹航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
集团地址	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集团网址	http://www.ppm.cn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经 销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	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718×1000毫米 1/16
印 张	23.25
字 数	370千字
版 次	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5399-4440-1
定 价	34.80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第一章 我爸是李刚

1

李洲看不惯父亲的做法，却又羡慕父亲，甚至要超过父亲。李洲对人生是作了规划的，当县委书记只是人生规划之中的某一步。此后，才是大规划的开始。李洲打算在清河县好好干上三年，争取再上台阶。三年即将过去，台阶也已经搭好，市委组织部曾部长都找他谈过话了，暗示市委张书记有重用他的意思。然而，李洲还没有超过李刚，却先进了笼子！

第二章 要想当好官，身上要有三件宝

23

去年的领导班子调整时，石玉凤当县长的呼声比他高得多。王有道和王化道跑到了上面，还放出了风，局面也没有多少改观。王一道就给王有道出了个主意，暗地里叫人散发王有道和石玉凤乱搞两性关系的传单。王有道很反感，我和她没搞两性关系，怎么能往自己头上扣屎盆子呢？王一道却说，既然你和她不可能有关系，人家才会想到是有人故意要搞你的鬼。同时，还会推测石玉凤肯定和别人有关系，你就有机会打败石玉凤。

第三章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

45

王有道办公桌上的烟盒是空的，这是清河县官场上公开的秘密。王有道以为别人不知道，因为没有人敢企图从他烟盒里拿烟抽，所以，他以为别人都不晓得。但事实上，有一次他离开办公室时，秘书想偷他的烟抽，就发现了这个秘密，然后一传十，十传百地传开了。清河官场上的人，虽然都知道这个秘密，却没有人想找领导的不是。所以，大家见到王有道时，只是敬烟，不敢讨烟。因为王有道以为大家不知道，所以，他觉得清河的官场是团结一致的，大家的纪律性很强，这是一个特别能战斗的团体。所以，他对清河县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，对自己这个县长的未来也充满信心。

第四章 集体智慧

67

吴清明笑着说，不管是部长还是主席，都是人民的公仆。我来发表一下不

成熟的意见。我认为，不是所有的政协委员都能够在这块画布上来上一笔，必须要体现我们这次活动的政治性、严肃性、高度性、文化性、思想性，我把它称之为五性。为了体现这五性，我觉得只有那些能够在两会之间拿出提案来的同志，才有资格上去画上一笔，大家觉得怎么样？众人一致叫好。陈庚新激动地说，清明主席这个意见非常好，我非常赞同。我们今天这个会议开得非常成功。下一步的工作，就是大家要通知所有的政协委员，一定要在会议召开前的三天拿出提案来，谁拿不出提案，谁就没有资格画梅花。大家热烈鼓掌通过。

第五章 官场十怪

89

清河县教育系统流行一句箴言：要想学会当官，必先学会打牌。当然是要和王化道打牌。王化道从来不接人的钱财，只是喜欢和人打牌，还以人的牌技来判断人的工作能力和实际水平。所以，在大会小会上，王化道都要标榜自己是清河县最廉洁的干部。可是，只要你和他打牌，他就寸土必争，该赢多少就赢多少，从来不手软，而且决不赊账。所以大家暗地里叫他王一刀。王化道评价人的牌技的标准也和别人不一样，牌品和人品有着联系。在牌桌喜欢捣鬼的，工作中不一定喜欢捣鬼，而在牌桌上不尊重领导的，牌桌下必然不会尊重领导者。所谓尊重领导，就是要让领导觉得自己是领导。懂得他的心思的，就尽量在牌桌上尊重领导，让领导打得尽兴赢得开心。王化道每打必赢，所以就迷上了打牌。

第六章 晴雨表

111

只要动了一个财政局长，后面几十个科局级领导在理论上都可以往前挪动一小步。千万别小看这一小步！官场一小步，财富一大步！当然，那些乡镇书记也自然可以往前挪动一小步，随之而来的就是一大批副科级干部可以往前挪动一小步。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呀！如果按职论价，这是一笔多么大的财富？又是多么大的商机？这么大的敌情，自己怎么就没有发现呢？

第七章 某人的骨头

134

有一段时间，方宏伟大人的胃不太好，不论吃什么都要放屁，而且一打屁，

就会山呼海啸。特别是在一次三级干部扩大会议上，方宏伟的屁声硬是盖过了曾常的报告声。肖天意一时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情绪，放肆地大笑起来，结果把方宏伟得罪了。方宏伟当时没有说什么，就是远方后来拿肖天意的态度说事，方宏伟也严肃地批评了远方。天意同志敢批评领导放屁，那就说明天意同志敢讲真话嘛！如果我们对讲真话的同志打击报复，将来谁还敢讲真话？于是，远方就感到非常惭愧。可是，就在远方惭愧的时候，方宏伟却设法把肖天意打入了冷宫，进入了县委办这个干部仓库里。理由就是，肖天意同志不尊重老领导。

第八章 享受正县级待遇

157

清河官场上最忌讳的就是送给男领导壮阳药。因为这是暗示别人不行了，只有吃壮阳药，在女人面前才算个男人。当然，还有一种情况例外，就是如果彼此是非常好的兄弟，可以一起搞阴谋的，甚至在女人问题上可以资源共享的人除外。他们之间互送壮阳药，那就是互相保护，珍爱生命。方宏伟心里在想，肖一今天送我这种药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如果说他是第一种意思，肖一不应该有这么大的胆。就算他有这么大的胆，也不是这么粗鲁的人。可要说他是第二种意思，自己和他之间似乎还没有走到这么近，甚至彼此还有一些隔阂。

第九章 盼头

181

陈庚年捧着心忐忑地站在李洲身边，等着李洲双手接过茶水，可是，李洲看也不看一眼，陈庚年只得放下茶水。陈庚年心里就有些屈辱，好像一个小妾向夫君献媚，夫君却无动于衷。尽管自己有一些姿色，但在李洲眼睛里不过是一堆肉。陈庚年这样做是做过充分的思想准备的，他想通过自己的行为来检验李洲对自己的态度，甚至想获得李洲的欢心。没想到自己失败了。自从李洲来当书记，两次人事变动，陈庚年都没有听到一丝风声，说明李洲不信任自己，陈庚年感到很沮丧，甚至有一些危机感。当然，自己也是县委常委，是市管干部，不管李洲是否看好自己，都不能把自己撤了。但是，作为县委办主任，应该是县委书记的贴心小棉袄。陈庚年认为这是自己的最大价值。如果失去了这个价值，自己还有什么盼头呢？

李洲来之前，就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，他甚至完全想好了如何应对曾常。只要是两个男人在一起，不管发生什么，自己都能够坦然接受。可是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，曾常又叫上了张扬，这就完全打破了李洲的计划。道理很简单，就算自己和曾常是两头红着眼睛的公牛，可是，在一头温柔美丽的小母牛面前，又怎么好意思不顾脸面地斗下去呢？至少自己会不好意思。当然，曾常这样做，其实也是在向自己传递一种信息，曾常也不想和自己摊牌。李洲想，不摊牌当然好。不过，摊牌也不要怕。

第十一章 止痛良方

李洲每天都要看省内新闻。局外人看它，会觉得它是程式化的，几乎一成不变。但在李洲看来，它就是官场的教科书。只有那些有政治素养和政治抱负的人，才会看得懂且会喜欢它。根据多年的经验，他可以看出其中的细微差别。谁今天出场，时长是多少，关注什么问题，都是李洲所关心的。在李洲看来，它就是省内政治的风向标。正是由于多年看新闻，李洲才提高了自己的政策水平和政治素养。同时，也让他总能在迷茫之中找到正确方向。

第十二章 画字

其实，周到是误解了王有道，王有道并不是因为周到的个性而不喜欢他，主要是因为周到是自己的下级，而且是一个在清河官场上一直命运多舛的下级。这样的人成了自己的官场贵人，王有道立刻意识到自己的仕途非常不妙。而且这种不妙，还是自己无法言说的，也不能分析出原因，找到其解决的办法。所以说，与其说是王有道对周到冷淡，还不如说是王有道对自己官运的担心。

第十三章 不是那样简单

陈庚新的想法和石玉凤既相似又不同。要说尴尬，他比石玉凤更尴尬。她

管的人大还有表决的权力，而他掌管的政协就像一位深宫怨妇，除了暗地里发发牢骚，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改变自己的一切，所以，他也想把这个牢骚变成不是牢骚，至少是有档次有技术含量的牢骚，而两会就可以给自己提供这个机会。要把握好这个机会就必须和人大联合，所以，他才约了石玉凤。

第十四章 靶子

296

石玉凤的办公室门口已经等着许多人了。众人漫不经心地站着，其实都在等着见石玉凤。所以，肖天意只有站在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。肖天意不想被别人看到，好像别人一看到他，就能看透他的心思一样。表面上看，大家并没有排队，没有一点秩序。但事实上，每一个人心里都有秩序，因为他们记下了自己的位置，什么时候该自己进去。这就是清河官场奇异的现象。也许清河县的老百姓在任何地方都不会讲秩序，但只要来到领导的办公室门前就会主动地讲秩序。没有谁会插队，也没有谁会滞后，这就是权力带来的秩序。肖天意大致估算了一下，轮到自己见石玉凤时，应该快要下班了。肖天意喜欢这段时间，因为这时机关里的人都会走得差不多了，没有人会再注意自己。

第十五章 出招

319

现在，吴清明终于找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，也让自己暂时忘记了其他一切与权力无关的东西。吴清明决定一定要当好李洲的好帮手，把宣传做到极致，在李洲的心目中，重新树立自己的形象。其实，两会的召开，主要是人大和政协的事。要说有关，也是与石玉凤和陈庚新有关。可是，吴清明觉得凡是清河县的重大活动，都只有一个中心，这个中心就是李洲。自己的服务也是围绕李洲这个中心的。为了搞好这次宣传，吴清明把清河县秀才都召集起来了，全力构思标语。所谓构思，其实不需要构思。首先是沿用往年的标语，而且绝大都都和往年一样。其次才是根据今年的情况再撰写一些新的标语。这种劳动并不是什么创作性的，根本不需要把秀才们请来。吴清明请秀才们来构思标语的唯一目的，就是想向县委表明自己的态度。当然，也是向李洲表明自己的态度。

石玉凤说，阴谋，我怎么看不出来呢？李洲说，如果没有阴谋，这么多问题怎么会集中在一起爆发呢？石玉凤说，平时我们没有提供解决问题的窗口，当然会集中在两会上爆发了。李洲说，我看没有这么简单，这里面肯定有一个深层的原因。石玉凤说，那你说深层的原因是什么？李洲说，就是这次人大代表提出让肖天意当财政局长。石玉凤笑了，这算什么根源呀？这本来就是人大代表的心声。李洲说，可是，就是因为有了这个提案，才会有网上所说的吃饭苦、收礼苦、洗脚苦。这充分说明，有人在背后操纵这件事，甚至利用这件事兴风作浪。

第一章 我爸是李刚

清河县委书记李洲想在职务方面上个台阶，却钻进了组织的笼子。

笼子当然不是组织特意为李洲准备的，而是为那些喜欢不按组织原则行事的官员特制的。说它是笼子，其实又不是笼子。所谓笼子，并不是人们用来控制动物行动的，也不是古人用来控制犯人自由的，而是组织对那些有一定权力的领导干部的行政处罚，就是一年内不得在本地提拔重用，也不能异地调动升官。找遍中国官场的词库，也找不到笼子这个词，更找不到它相关的解释。要说这个知识产权，那是清河县老百姓独享的。他们把受到行政处罚的领导干部不叫被处罚，却叫进了组织的笼子。老百姓这样叫，是有自己深意的。这个叫法，官员当然不喜欢听。自己不是动物，怎么能进笼子呢？老百姓这样叫，却并没有贬损领导的意思。当然，中国的老百姓不是不想贬损领导，因为出了一些害群之马，更多的时候，他们对那些没有品德的官员评论起来，是从来不齐备词语的，往往会将想象力和创造力都发挥到极致。但清河老百姓关于笼子的说法，却不是因为鄙视领导，甚至有些羡慕那些领导。因为只有领导，才有机会钻进组织的笼子。平头百姓就是想进，还没有那个资格呢。老百姓认为，不管怎么说，这都是一种政治待遇。老百姓不是官员，当然享受不到这种政治待遇。老百姓的话让官员听起来不舒服，但官员不得不承认这话是有文化含金量的，更是一种民间文化的形象体现。你说说看，如果官员一年内不能提拔重用，也不能异地升官，那官员的权力就受到了限制，欲望也被压抑，不等于进了笼子？

这个笼子无形，别人看不到，李洲也看不到，但是笼子是存在的，别人感受不到，李洲却实实在在被困在其中了。李洲困在笼子里了，却不能反抗，甚至不能抗议。因为笼子是公开的，明明白白地摆在阳光下，所以它是阳谋，不是阴谋。阳谋就是光明正大，而且是组织原则。李洲心里愿意不愿意，都得积极配合，都得很有

风范地钻进去。如果是阴谋，李洲还可以反抗，甚至拿出自己在官场摸爬滚打多年积累起来的智慧，把笼子砸了，和阴谋家拼个鱼死网破。因为是阳谋，李洲看不到对手，仿佛清河县官场上大大小小的人物都是编织笼子的人，又仿佛都不是。当然，要说对手也是有的，那就是组织。是组织制造了笼子，也是组织把他装进了笼子。可是，李洲却不能把组织当做对手，组织是爱护每一个成员的，组织制造笼子的目的不是为了把自己装进笼子，而是为了警示自己，当然也包括每一个官员。是自己钻进了笼子，怎么能怪组织呢？再说，就是李洲要怪组织，也不敢把组织当做对手呀！不要说李洲，无论是谁，只要是在组织内生活的人，都不敢把组织当做对手！谁要是把组织当做对手，那他不是自寻死路，也是自毁前程。李洲因为找不到对手，就没有了发力的对象。没有发力的对象，李洲就像武林高手陷入了困境。自己的功夫虽然很高，却不知攻击谁，甚至不能攻击，这还不叫困境么？李洲认为，作为在官场上讨生活的人，找不到对手是痛苦的，而且是无法言说的痛苦。李洲现在就是这种痛苦的形象代言人。

官员都想进步，年年能进步当然更好。否则，就没有人想跟着组织部了。李洲当了县委书记，进步的欲望就更强烈些了，因为再进一步，就可以超过李刚。李刚是李洲的父亲，也是李洲的崇拜对象，但李洲心里一直想超过李刚。李刚为了测试李洲是不是从政的材料，就给他出了道算术题：一加一等于多少？李洲当然不能说是二，虽然答案是显然的。就是因为是显然的，李洲才不能说。李洲知道，李刚心里的标准答案肯定不是二。但到底是多少，李洲不知道，只有李刚知道。所以李洲不能说。李刚说，你想等于多少就是多少。李洲说，你的意思，只有坏学生才能当官么？李刚反问，怎么只能是坏学生呢？李洲说，好学生肯定说等于二，坏学生才说不等于二。李刚笑了，学生并不只有好坏两类。李洲一怔，难道还有第三类？李刚说，还有鬼学生。李洲一惊，什么是鬼学生？李刚说，鬼学生就是不会按老师的原理答题，也不会按别人的原理答题。鬼学生的解题思路是自己的，所运用的公理定理也是自己的。只有鬼学生，才是当官的材料。你做不了鬼学生，所以你不能从政。李洲想证明自己，就从了政。可从政之后，李洲就生活在父亲的阴影里。别人介绍李洲时，总会说李刚是李洲的父亲。李刚当然是李洲的父亲，李洲不能反对，就是反对也无效，可李洲不想听到这句话。对别人来说，这话是一种荣耀，更是一种庇护。但是，对李洲来说，它就是耻辱。李洲要证明李刚的诊断是错误的，就必须超过李刚。所以，李洲是有雄心的！不是当了县委书记后才有，而是看到父亲爱在家人面前指手画脚时就有了。李洲看不惯父亲的做法，却又羡慕父亲，甚至要超过父亲。李洲对人生是作了规划的，当县委书记只是人生规划之中的某一步。此后，才是大规划的开始。李洲打算在清河县好好干上三年，争取再上台阶。三年即

将过去，台阶也已经搭好，市委组织部曾部长都找他谈过话了，暗示市委张书记有重用他的意思。然而，李洲还没有超过李刚，却先进了笼子！宣布决定的还是曾部长。曾部长的语气是那么忧伤，仿佛进笼子的不是他李洲，而是曾部长自己。这个打击对李洲来说是致命的。然而，李洲心里不服，自己并没有犯错误，甚至没有一点过错，怎么能进笼子呢？当然，组织让自己进笼子，还是有原因的。不过，这个原因并不是因李洲的行为而产生的，甚至可以说与李洲毫无关系。所以，李洲觉得自己很冤，比古代的窦娥还冤。

李洲到底冤不冤？李洲说不清楚，别人也说不清楚。

李洲刚刚踏上清河县的土地，一种久违的亲切感就扑面而来。

要说亲切，也许并不准确。李洲从来没来过清河，所以对清河并不熟悉，甚至是一无所知。但是，清河却实实在在地刻在李洲的脑海里，甚至成为李洲生命的一部分，就像李洲的故乡，不管李洲是否愿意，都会钻进他的梦里。没错，李洲从没来过清河。但是，李刚是他的父亲，而且在清河当过书记，这就足够了。李洲就算再有胆量，也无法否定自己身上流着李刚的血。李刚是李洲的父亲，但李洲从不叫李刚父亲，只叫李刚。李刚在清河当了五年县委书记，本想把清河当做跳板，目的当然是清江市。但是，清河最终没有成为李刚的跳板，反而成了李刚的坟墓。李刚当然没有死在清河，但清河是李刚政治上的墓地。李刚这辈子没少对李洲谈起过清河，好像清河不是他的政治领土，而是李洲的一个兄弟。尤其是李刚快要离开这个世界时，清河更是李刚的儿子甚至爱人。所以，李洲对清河的的感情是复杂的，既有血脉上的亲情，又有血脉上的隔离。李洲在清河的土地上走着，想找到梦中见到过的风景。然而，所有的风景在李洲看来，都是那么真实却又那么陌生。李洲明白了，那种久违的亲切感其实并不是感情，而只是父亲的气息。由此看来，在中国官场上，官二代要想彻底摆脱官一代的影响是不可能的。李洲就是想摆脱它，才没有让曾部长陪同前来赴任。本来这是不合组织原则的，曾部长是基于和他父亲李刚的特殊关系才同意的。李洲突然有了无名之火，拿起电话拨了县委办主任陈庚年的电话。庚年，我是李洲。你在哪里？我刚进清河就迷路了，你是不是来接一下？陈庚年笑着说，李洲书记，我们就在你身后呢。陈庚年的笑容李洲当然看不到，但李洲可以感觉到陈庚年笑容的怪异。李洲挂了电话，往身后一看，山下果然站着一群人。不要猜，这是迎接自己的清河四大班子成员。李洲不想让清河的领导到边界迎接自己，可他们还是来了。领导不让我接，那是领导体恤下属。下属不来接，那就是政治上不成熟。李洲心里骂道，一群官油子！骂过之后，心里竟然有些温暖。李洲挥挥手，山下的人就像蚂蚁一样往上爬，渐渐向自己靠拢。

走在最前面的当然是陈庚年。李洲判断着，依据就是那人脸上有仆人见到主人一样的激动。可陈庚年快走到李洲面前时，却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，有道县长先请。李洲心里有些的不悦，看来自己这个书记还当不了清河的大王。王有道倒没有特别的表示，快走几步来到李洲面前，双手紧紧地握着李洲的双手，李书记，早就盼着你来了！县委不在，政府没有方向呀！李洲知道这是王有道在拍马屁。书记当然不是县委，但把书记当县委，就是一种政治表态。王有道脸上没有表情，但李洲能感觉到他的内心是丰富的。李洲来到清河之前，就听过有关王有道的段子：去年换届时，王有道已经五十五，并不在组织考虑提拔之列。可王有道心有不甘，就和弟弟王化道商量。真不知他们父亲是怎么想的？一个是有道，一个是化道，天生一对矛盾。一个家庭，既有矛，还有盾，能够和谐么？难道他们父亲的目的就是不让家庭和谐？王化道见哥有想法，当然很激动。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！何况自己既不是鸡，也不是犬。王化道想烂了脑袋，终于想到了在上面当秘书的王姓学生。王氏兄弟就带着钱上了上面。王秘书听说家乡领导和老师来了，自然热情，要在酒店请他们吃饭。王有道不肯，化道是你的老师，可你是我的领导，怎么能让你请客呢？王秘书见王有道态度很诚恳，只得给他一个表达感情的机会。没想到王有道不仅要请，还要在人民大会堂请。王有道说，你是上面的人，不在大会堂请不是看不起你王秘书，而是有损国家形象。王秘书觉得请老师在人民大会堂就餐，也算是回报老师当年的教育之恩，就同意了。可买单时，王有道发现自己带的钱不够，左右为难了。王有道一为难，就没了在下面当领导时的气度。王秘书看出了门道，悄悄地签了单。王有道没请成客，自然不好对王秘书说出自己的想法。可他到上面请客的事，却悄悄地在清江市流传开来。让人惊奇的是，王有道竟然没有受到批评，还真当上了县长。李洲看着王有道。李洲知道，这些人脸上通常会有些什么，可是王有道脸上什么也没有。

清河县委副书记方宏伟不紧不慢地走到李洲身边，脸上的表情和他的脚步一样节奏分明。方宏伟看起来和王有道年龄差不多，可他比王有道老成持重得多。这种老成持重不是装出来的，而是在官场打拼久了，自然形成的。就像农民手里的老茧，不经常握锄头，是长不出来的。李洲没有内容地看着方宏伟笑，方宏伟也没有内容地看着李洲笑。李洲感觉到一种怠慢，就知道他是谁了。陈庚年感觉气氛不对，连忙走过来，刚要张口介绍，李洲却挥手制止了。不用介绍，肯定是德高望重的方书记。方宏伟不笑了，副书记。李洲说，副书记也是书记。方宏伟脸上的节奏不变，后生可怕！比你父亲还要可怕。方宏伟不说李洲可畏，却说他可怕，确实耐人寻味。不过，方宏伟说李洲比李刚可怕，更耐人寻味。李洲选择在山上接见自己未来的下属，内心还是有些想法的。没想到的是方宏伟自恃资格老，直接给他胸口上来了一

剑。方宏伟不笑，依然是一副剑客的样子。李洲也没因为受伤而感到痛苦，却笑得更欢了。方主任曾经是我父亲的下属，现在又是我的下属，不会有心理障碍吧？李洲这招太猛，众人倒抽了口冷气。看来方书记还真说对了，后生可怕！众人不敢看李洲，却都看着方宏伟。方宏伟却笑了，而且是真笑。对我来说，李刚书记是书记，李洲书记也是书记。李洲知道，方宏伟的笑并不是意志的凝聚，而是节奏的瓦解。不过，李洲并不敢轻视方宏伟，相反对他能够这么快地解决角色转换，不得不对他肃然起敬。看来方宏伟不仅是年龄老到，政治智慧也很老到。这样的人做朋友，肯定是益友。可要是对手，那就太可怕了。让李洲不解的是，方宏伟既然这么成熟，这些年为什么会原地踏步呢？

陈庚年悄悄地推着陈庚新，陈庚新甩手挡开了陈庚年的手。陈庚年的动作幅度很小，用意却很大。陈庚新的动作幅度很大，用意却很小。陈庚年的脸红了，陈庚新却神态自若。李洲用余光看到了一切，却不露声色。李洲知道，清河官场上最有趣的就是陈氏两兄弟了。他们就像一对无常，脸上简单，内心却比鬼还复杂。陈庚新只是向前跨了一小步，却突然站到了李洲面前。李洲感觉到有些压力，心里有些不爽。其实，陈庚新的上身动作很小，下身动作幅度却很大，所以让李洲没有了心理准备。上身一小步，下身一大步，这也是清河官场上的一种普遍现象。当然，如果推而广之，中国官场也可以找到这种影子。陈庚新审察着李洲年轻的脸，嘴上却把自己的意图隐藏了起来，政协主席陈庚新。李洲向陈庚新伸手，却发现陈庚新的手藏在身后。陈庚新突然看天，我是来当观众的。李洲一听，心里就笑了。清河的老百姓暗地里对四大家的权力和地位有个形象的定位：党委是写戏的；政府是演戏的；人大是评戏的；政协是看戏的。也就是说，清河人认为，政协是处在权力边缘的。但是，陈庚新的语气中并没有落寞，相反还有一股暗流在涌动，这让李洲心里不安。李洲笑着说，陈主席太谦虚了！党委想写戏，没有政协一起策划怎么行？陈庚新终于笑了，李洲书记就是李洲书记。陈庚新这话说得太有水平了！你要说它没有内容，它确实没有内容。你要说它有内容，又什么内容都有。李洲想，早就听说陈庚新是四大家里的才子，今天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李洲不想让他再表演下去，就问庚新主席，庚年和你是什么关系？陈庚年连忙说，我们是兄弟。陈庚新淡淡地说，一个祠堂的。陈庚年的脸红了，李洲却笑了。

谢洲悄悄地插到陈氏兄弟前面，热情地向李洲伸出手，李洲书记，欢迎您来清河主持全面工作。李洲心里有些激动，总算听到一句发自内心的话了。这人肯定就是自己的老乡谢洲。李洲来清河之前就查了清河领导班子成员档案，知道还有一个叫谢洲的纪委书记。虽然他不想靠拉帮结派来给自己壮胆，但是，有可以团结的力量毕竟是让他高兴的事。李洲的脸上没有表情，他不想自己一来就让人认为要结

党营私。再说，这也不是县委书记应该有的为官态度和政治策略。李洲故作不解地问，请问你是？谢洲激动地说，我是谢洲呀！我们不仅同名，而且还是老乡。李洲没想到谢洲政治上这么不成熟，淡淡地说，要说同名，都是共产党员。要说同乡，都是清河县人民的公仆。谢洲有些失望，不好意思地笑着说，李洲书记真是高瞻远瞩。陈庚年连忙说，那是！要不那么年轻，组织上怎么会派他来清河当老板？李洲的脸冷了，谁是老板？又是谁的老板？我们都是清河人民的公仆！清河官场上，都悄悄地把书记叫大老板，县长叫二老板，人大主任叫三老板，政协主席叫四老板。这是根据他们的财权来排的，官场上流行一个段子：书记要钱一句话；县长要钱拿笔画；主任要钱开口骂；主席要钱没办法。王有道和方宏伟不经意地笑了。陈庚新瞪了陈庚年一眼，陈庚年的脸红了。李洲不想场面太难堪，毕竟大家是来迎接自己的，就笑着说，四大家都到齐了？陈庚年连忙说，还有人大主任石玉凤没来。李洲沉默起来。陈庚年又连忙说，市人大冯副主任来清河给这次人大会议扎架子和定盘子，石主任全程陪同呢。

李洲深思起来，真正的对手还没有来！来清河之前，曾部长曾经暗示过他，这次和他争书记的主要对手就是石玉凤。石玉凤和他比较，年龄一样，学历一样，资历一样，甚至政治背景都一样。石玉凤的父亲也是在县委书记的位子退下来的。唯一不一样的是，自己是公的，石玉凤是母的。李洲不称男女而称公母，是有自己的深意的。他早就听人说过，石玉凤是清江市政界有名的美女，她这么年轻就能混到这个层次，主要是开发利用好了自己的资源。其实，石玉凤的能力也是让人不可小觑的，但人们偏偏喜欢把她的升迁与她的姿色联系起来，这是官场的一大诟病。官场的美女不管是否与上级领导有裙带关系，人们都会从别人的只言片语中挖掘出一些花边新闻来。石玉凤在官场一帆风顺，是否和她的姿色有关，谁也提供不出证据，但传出来的段子倒是有板有眼的。清河县的公安局长文君也是个美女，今年三十八，比石玉凤还小两岁。传说若是有人犯了案子，不管谁说情，她都有个原则不会放弃，那就是先拿钱来。要是领导来说情，她就会唱苦，说公安局经费如何紧张，警察办案连开警车的加油钱都没有，只有跑步前进。领导就笑她，你不是买女人安的钱也没有吧？女人安也是一种卫生巾，领导把它挂在嘴上，就是想讽刺她。文君也不脸红，领导要扶贫，我绝对欢迎。领导没法，只得让人交钱。所以文君就成了提“钱”放人。石玉凤想上台阶，就让父亲的老部下冯副主任想办法。冯副主任和她单独策划，但不知是冯副主任的权力不够，还是方案不好，石玉凤没有如愿以偿。但石玉凤的“日”后提拔的笑话还是传出来了。李洲当然不会这么低俗，认为石玉凤真是靠姿色走过来的，但李洲对她的故事背后的故事还是很感兴趣。

石玉凤一路到底是怎么走过来的呢？

没去迎接李洲的，还有组织部长张洲和宣传部长吴清明。

张洲不是不想去，而是非常想去。张洲也是李洲的同乡，到边界去迎接李洲，就是和李洲走近的最好机会。如果让自己能在李洲心里占有一席之地，张洲的政治前途不会一片光明么？可是张洲还是没去。张洲不去，是基于石玉凤的心理感受。张洲原以为，这次石玉凤肯定能当书记，自己也会作为有功之臣往前挪动，弄个副书记当应该没问题。没想到天不遂人愿，石玉凤没动，他也没挪。这样一来，自己的命运和情感就与石玉凤联系在一起了。张洲得知石玉凤没去，他肯定不能去。石玉凤没去，清河官场上的人肯定能理解，毕竟李洲是抢了石玉凤的风头，而且是在她正要搬到书记办公室时，让李洲一步抢先。张洲认为石玉凤有把握，石玉凤也不置可否。张洲就把她拉到书记办公室规划起来，说女人的风水应该和男人的风水不一样，不能像前书记那样摆办公用具。石玉凤笑着说，那你认为该怎么摆？张洲就暗地里找了风水先生，并合了石玉凤的八字，然后设计了所有用具的摆设。张洲还让人画了设计图，并把设计图交给石玉凤审查。石玉凤笑着说，你真是费心了。张洲见石玉凤很高兴，就劝石玉凤搬。石玉凤心里有想法，却不露声色，你是市委组织部部长？张洲笑着说，清河县的老百姓都传开了，还公开叫你石书记呢。石玉凤的脸沉下来，张洲部长，老百姓没有组织原则，你也没有组织原则么？你们这么做，只怕不是什么好事！市委会怎么看我？张洲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心太急了。石玉凤当书记的呼声虽然很高，老百姓也已经称她为书记，但毕竟组织上还没有任命。张洲不想让石玉凤看轻自己，又不肯放弃拍马的想法，就笑着说，反正都是要搬的，等两天搬更名正言顺些，还可以显示石书记的风范。没想到这一等，石玉凤再也没有机会搬进书记办公室了。

张洲和石玉凤的关系最说不清道不明了。张洲一直暗恋着石玉凤，从第一天看到石玉凤起，张洲就认为石玉凤是自己理想中的爱人。虽然张洲自己有了妻子，听说石玉凤也有了丈夫，两人之间已经没有发展的空间。何况都是处在清河县权力中心的人，根本不可能出现什么奇迹。可是，张洲就是无法放弃这种想法。张洲的逻辑很有趣，他认为自己的暗恋就像官场游戏一样，自己虽然当着组织部长，副书记的位子上也有方宏伟坐着，但并不能说自己不能想当副书记。相反，自己想当副书记，不仅不能说自己没有道德，还应该让人认为是有进取精神的。奇怪的是，石玉凤明明知道张洲有这种企图，甚至感觉到张洲的企图有时像风雨一样向自己扑来，黏在自己脸上湿漉漉的，可她就是不拒绝，甚至心安理得地接受，有时甚至是享受它。政法委书记远方私下里和吴清明探讨过这个问题。远方说，石玉凤为什么不反感？吴清明笑着说，为什么要反感？远方说，这是一个没有开始，只有结束的游戏。吴清明说，既然是游戏，就肯定有乐趣。远方说，我看石玉凤是把张洲当枪使呢。

吴清明笑着说，你们男人愿意当这样的枪呢。远方认真起来，也包括我么？吴清明避开远方的目光，你说呢？远方突然有了脾气，男人真不争气！吴清明笑着说，不是你们男人不坚强，而是女人太有魅力。远方真生气了，女人总是喜欢自以为是。吴清明说，谁叫男人不争气？远方就无话了。自己也一直暗恋着吴清明，可吴清明就像一道远处的风景，看得见却摸不着。吴清明的话等于让他在众人面前脱了裤子，自己的把柄就在那摆着，别人怎么攻击，自己都没有反击的余地。远方还能有什么话说呢？

张洲看着石玉凤，眼睛里有好些内容。除了吴清明，都去了呢。石玉凤淡淡地说，县委书记来赴任，领导班子去迎接这是惯例。张洲说，可吴清明就没去。石玉凤说，难得。张洲思考着说，吴清明为什么不去呢？没想到关键时候，吴清明会站在你一边。石玉凤的头抬了起来，也不看张洲，你以为她是提前站队？张洲说，那她是什么意思？石玉凤说，她是自抬身价！张洲不说话了。石玉凤好像怕张洲还不能理解，又看着天空说，不是有句话是这么说的么？领导家有喜事，送礼的未必记得，但没送礼一定记得。人家想书记大人记得，自然不去。张洲说，她就不怕李洲记恨她？石玉凤笑着说，记恨谁呀？就是去了，公开场所下，也就只能握个手。要是私下里去拜访，你说什么故事不能发生？张洲说，没想到吴清明还这么有心计。石玉凤突然有了无名之火，你以为谁都像你一样头脑简单？亏你还是组织部长！张洲不好意思了，谁叫我只是书记的话筒呢？张洲意识到自己说错了，可已经来不及了。石玉凤果然大怒，你去当李洲的传声筒呀！怎么跑到我这里来了？张洲的头低了，你知道我的心思的。石玉凤感觉到自己过火，又轻柔地说，其实你也应该去！何必还没开始，就把自己树成靶子呢？张洲激动地说，我是心甘情愿为你挡箭的。石玉凤一动情，就拉住了张洲的手。可她在拉着张洲的手之后，心里就后悔了。因为张洲的手根本不像男人的手，既没有厚度，也没有深度，比女人的手更像女人的手。女人拉着女人的手，不是做作，就是虚伪。张洲却很激动，虔诚地把石玉凤的手抬到面前看着，像是在阅读一部《圣经》。可是，当他把石玉凤的手放到嘴边正要吻时，石玉凤却缩回了手。石玉凤缩回手，不仅仅是因为反感张洲，更是政治上的一种考量。

男人就像孩子，只能把糖放在他嘴边，却不能让他吃。

王有道舒张着身子躺在沙发上，就像一只展翅飞翔的大鹰。

头上没有天空，身上也没有翅膀，但王有道还是喜欢这种飞翔的感觉。虽然这种飞翔是虚假的，但给他带来的快感是真实的。不过，王有道这个动作只会在家里。家是什么地方？就是发泄欲望的地方。妻子方英最看不惯他这种姿势，说是公